駁四書改錯

駮四書改錯序

駮四書改錯廿一卷婺源戴君斗源駮毛西河而作也自朱子以戴記之大學中庸分章讀句合于論語孟子取諸家之說以註之謂之四書集註于是始有四書之名而舊註之說四書者莫與亢集注之義務以發明先聖先賢之學教人身體力行其于名物象數多所畧舊說之未善者亦間引之而未及訂正後之人不能逆其義往往摘其所畧以相攻難夫載籍極博人生多止百年自非聖無不通豈能盡得其當故攻集註而果是是亦朱子所甚願也乃若西河四書改錯于

集注之誤引者則直斥舊註而非之舊注之誤而集注改正者則又曲護舊註而反唇譏之雖其閒或有可取要不足以定是非特其縱横無礙徵引浩博淺見好奇之士毎爲所眩則戴君此書之作其容已乎抑又思之古人爲學實事求是不以攻辨爲高自師法絶各欲自顯其學入主出奴門戸之見遂紛紛日起戴君曾著四書問答於注兼取馬鄭於疏兼取皇邢固非硜硜護朱者又豈齗齗攻朱者各存門戸之見耶則是書也務欲以究道義之精焉已矣是爲序

嘉慶二十一年秋八月北平白鎔撰

自叙

讀古人之經不能不讀注疏也然注或有兼載兩說者亦有疏義不從注說者誠以聖賢之書乃古今通義非一人私言亦惟實事求是而已閻百詩四書釋地自叙有云書猶天也無窮囿天昭昭者孰非天余惟自扇其螢光而已矣發其石火而已矣旨哉言乎乃若毛氏西河之為四書改錯則不然矣非以闡書義為心而以攻朱注為事故凡于朱子用注疏舊說者則必以注疏為非不用注疏者則必以注疏為是其或旁採漢晉諸儒及宋人說者則併背其原說之失而詆訶

之抑且朱注依用儀禮者則謂儀禮爲戰國時書依用周禮
禮記者則謂三經爲漢儒駮雜至其所駮朱注以自爲解說
尤有可噓然者以周公制周禮父母本無三年之喪以史記
謂關雎之亂爲刺幽厲失道以巧言令色爲言甚好而色甚
智未嘗絶天艮以北辰爲即紫微宮之紐星以燕毛爲行賜
爵禮謂祭畢本無燕以先傳後倦謂傳與倦皆古符券傳信
之物以三思是善行再斯可矣並非貶抑語以武子之愚如
晉衛權浮沉取容不當解盡心竭力以南子方得天不見則
夫將厭之（見夫子失之條）以衛輒本不拒父而解必也正名謂或是

正其不拒父之名而雪其枉注見附以夫子仕魯時與齊衛同謀助晉范中行氏與趙鞅爲難佛肸召條附以浴乎沂如周禮女巫掌釁浴謂薰藥草塗體而浴以爲人非小人儒是能匡君濟民勝於爲已者獨善其身此類未可枚舉又往往自相矛盾毛氏顧不自知其錯反罪朱子之注釋四書其禍烈于始皇之焚書亦可駭矣蓋毛氏初刻此編其友人見而勸毁之毛氏遂焚其板今本跋語有云此書刊成旋毁故流傳甚少則已自覺其驕駁不可示人乃近時好異者復取舊印本刊布大昌讀之心不慊甚爲依其原書卷數叙而核焉若每卷中有可採與無害義者

則存而不敢蔑噫亦罕矣大昌所著文集讀經一册四書問答前後編于本義集傳集注多有異同固非回護朱子者也特毛氏此編務攻朱注幾侮聖言因擇其可議者先載朱注次載毛說次加按語自秋孟迄冬仲閱五月而成祈天下讀書人將毛氏此編并大昌此本平心而觀之

嘉慶二十年乙亥季冬月斗源戴大昌撰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目錄

卷一

人類　柳下惠
公叔文子　子西
子禽　南容
左丘明　子桑伯子
朱張　費惠公
愼子　宋牼
申詳　癰疽

盜跖
卷二
天類　北辰
千歲之日至
地理類　九河
晝　東夷之人
駢邑三百　轉附朝舞
物類　苗而不秀
至于犬馬　兩馬之力

卷三

官師類　士無世官
羿　子華使於齊
下大夫上大夫　梓匠輪輿
忠信重祿　甯武子

卷四

朝廟類　朝聘
復其位　冉子退朝
吉月必朝服而朝　拜下

宗廟饗之　明堂
祼將于京　告朔餼羊
邑里類　郭
關市譏而不征　置郵
卷五
宮室類　庭燎
諒陰
器用類　湯盤
大車小車　瓠

正立執綏
卷六
衣服類　衽
章甫　紺緅
飲食類　人莫不飲食也節
嗜秦人之炙二句　冬日則飲湯二句
卷七
井田類　一夫百畝
夏貢殷助周徹

學校類　校庠序
郊社類　郊社之禮
變置社稷　問社
禘嘗類　禘
禘嘗之義
卷八
禮樂類　射不主皮
繪事後素　孔子謂季氏
獵較　成於樂

不以六律二句　浴乎沂
卷九
喪祭類　定爲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　序爵
序事　旅酬
燕毛　非其鬼而祭之
卷十
政事類　舜五十而慕
必得其壽　羿善射奡盪舟

外丙二年二句　紂之去武丁未久
太師摯適齊章　武王是也
不念舊惡　亂臣十人
有婦人焉　管叔監殷
王者迹熄　桓公九合
季文子三思　甯武子
卷十一
故事類　公山以費畔
三桓之子孫　佛肸召

夫子爲衛君乎　子在回何敢死

傷廉傷惠傷勇　子路無宿諾

西喪地于秦　南辱于楚　齊人伐燕梁惠王篇公孫丑篇

卷十二

典制類　千乘之國

賁鐘　皮冠旃旌

符節

刑政類　敬事而信三句

使民以時　民信之矣

敬事而信　去兵

辟草萊任土地

卷十三

記述類　論語學而篇

章節類　君子不重章主忠信三句子罕篇

不在其位二句泰伯篇又憲問篇　禮之用二節

德行節　必有寢衣節

作者七人矣　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

書云孝乎惟孝　揖讓而升二句

懷其寶二段　不及貢二句

卷十四

引書類　堯典

神農之言

據書類　學文

五達道　關雎之亂

書同文　凱風

朝聘　拜下　千乘　廛無夫里之布

食夫稻衣夫錦

卷十五

攷經類

瓜祭

五十以學易

三月

雖少

子路曰

不至於穀

民無得而稱焉

仁也者人也節

子路共之二句

攷註類

傳不習乎

由也喭

時日曷喪

今之學者為人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語之而不惰
見善如不及
不得乎親

卷十六
自造典禮類
與其媚於奧二句
必也正名乎
子見南子
揖讓而升二句
五畝之宅
巧言令色
信近於義六句
蓋有之矣
能行五者於天下
故君子以人治人
民可使由之

斯民也三代一節
君子戒愼合下節
君子尊德性節
誠則明矣二句
夫志至焉二句
學問之道無他節
盡其心者二句

卷十七

添補經文類
賢賢易色
吾必謂之學矣
大學之道
譬如北辰三句
詩三百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人之過也節

苟志於仁矣節　唐虞之際二句
爲之難　內省不疚
以直報怨　惟上知節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　其揆一也
日三省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故時措之宜也
是以論其世也

卷十八

小詁大詁類上　學而時習之

夫子矢之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善人
有天下而不與焉
天下歸仁
為周南召南
期月守
不知命節
水信無分于東西
楚之檮杌
折枝
雖萬鎰
孝弟也者二句
吾十有五二節
四十而不惑二節
六十而耳順二節
何事於仁二句
哀公問弟子章

卷十九

小詁大詁類下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致知在格物　所謂誠其意者節

天命之謂性　是以君子戒愼合下節

誠者自成也二句　仁義禮智根于心

操則存一節

卷二十

貶抑聖門類上　管仲相桓公二節

吾日三省章　季氏使閔子章

憲問恥節　樊遲問知章

樊遲請學稼章　司馬牛問仁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　賜也何如

如有博施章　子貢問士章

棘子成章　子貢問為仁章

予如不言節　季氏富於周公章

過猶不及　焉知賢才而舉之

非才之罪也

卷二十一

貶抑聖門類下

子路曾晳全章
子路使門人爲臣
子行三軍則誰與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請益曰無倦
子曰聽訟章
子路問事君節
堂堂乎張也節
子張問士章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政節
子夏之門人章
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問孝子夏問孝
賢賢易色節
女爲君子儒
子夏爲莒父宰章

大德不踰閑節　　其餘則日月句

吾黨之小子狂簡

戴斗源夫子所撰四書問答補餘堂文集二種業已刊行仍問答續編駁毛西河四書改錯補餘堂詩鈔斗源隨記琴音標凖五種俱有繕本弟史傳纂錄尚未脫稿古文亦未盡刻而此編則在宣城時曾覓工人寫成宋字者今歲壬午家嚴延請授讀於遺安書屋生等因勸付梓以公同好云受業程松照梧照謹識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一

婺源戴大昌著

程梧照鳳書

受業同邑程松照衡三　郡邑朱文鏳職言仝校

張盛典佩蘭孫男鴻　雲漢章

毛氏西河奇齡曰。四書無一不錯。謂四書五經。爲六經。錯也。云謂四書爲四書經。錯也。云謂四書爲四子書錯也。云謂大中本禮記中文。程氏朱氏始專行之。錯也。云謂程朱始合併四書而命以名。錯也。云謂宋曾以四書取士。錯也。云

謂四書文爲帖括錯也。云謂四書文爲經義錯也。云謂四書文爲制文制藝錯也。云謂八比是宋王安石所造錯也。云。大昌按以上毛氏所說十錯。皆非出自朱子之言又曰人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註而其註義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喪祭錯、禮樂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句讀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註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禮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聚四

海九州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戴子大昌曰。毛氏此編開端先著十二條累千數百言以議四書無一不錯。聖人言葢有不知而作之者。其毛氏西河之謂乎。余觀毛氏好論樂撰　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諸書。然古律無傳自隋唐燕樂不用黍律。但用字譜叶音。所謂上合四五六一凡者。卽古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相配不可移易。毛氏仍空談古律而于字譜乃以四爲宫音。不以一凡當變宫變徵而移二變於宫徵之後以就之。豈非大錯乎。毛氏喜言天文。然獨主日月五星左旋之說又

非大錯乎。淩次仲云毛大可專攻宋儒而左旋之說偏從蔡氏蓋由于不知耳。毛氏此編于儀禮周官俱指為戰國以後書言之不一而足然獨以梅賾古文尚書為眞。反斥朱子疑其偽。因著尚書古文冤詞以攻閻百詩。又豈非錯乎。毛氏極論張衡九宮。夫九宮郎易離南坎北之八卦方位而多一中宮耳。毛氏忽以巽離坤兌四卦。別用右旋。以坤為正南巽為正西兌為東南離為西南餘四卦。依舊著河洛原舛編。并自繪圖點星往復辨論以攻蔡西山是不自知其乖八卦方位。變張衡之舊。悖康成之註。反笑前人入酒國而無一醒。又非大錯乎。毛氏最嫉程朱二公自居道學。

然即此一編中毛氏自謂往在傳是齋講學見善人條。往在廬陵講學。見何事于仁條俱十八卷。往與先仲兄論聖道聖學及受賀凌臺先生之敎而體驗之倍加親切。見忠恕條向嘗體驗之因於嵩陽書院問醫閭先生後人眞坐而言起而可行者。見誠其意條。此非當身體驗過來未易指析。見戒愼恐懼條俱十九卷。此類甚多。何不容程朱講道學而已則公然攘之又豈非錯乎毛氏此編動背程朱爲遵二氏之學援華山道士之敎而毛氏既欲以闡發聖道聖學自任乃仍是奉王陽明以抑朱子。其附錄一卷直云每怪今世么小并毀陽明大儒爲異學

此正道學是非一關鍵也則毛氏居然以陽明為道學宗主又非大錯乎且此編屢嘲朱元晦尚未識字謂是宋人成語不知此唐仲友之言矣足重輕至毛氏掃却朱注自為解說鄙背無理不勝其錯余于其文之短者則全錄之其冗長者纂言而提其要若夫是與非則覽者各自得之非余一人之私言也

人類分類俱依毛氏

柳下惠集注論語柳下惠魯大夫食邑柳下孟子柳下惠居柳下

毛氏曰柳下無定據其云食邑柳下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

莊子注然總不知出何書但註書者不應兩書兩注自相矛盾耳。

大昌按此二說論語邢疏俱引之今毛氏旣謂柳下無定據則朱注于論語孟子分載兩說固無碍矣若嘗其兩注矛盾不知惠旣食邑柳下其後去官仍居柳下義自相通如孟嘗君食邑于薛後仍居薛此類甚多非爲矛盾也臧武仲如防臧孫林父入子是皆

公叔文子集注公孫枝也

毛氏曰公叔文子並不名公孫枝據春秋傳本名公叔發又

名拔若公孫枝則秦大夫也豈可錯認如此。附解謂注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孫拔今監本作枝字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注疏壞板者陰改拔作枝以附會朱注

大昌按古本孔安國注既作公孫拔。則朱注豈有改作公孫枝者。葢朱注本亦是拔字。故王伯厚謂枝字是傳寫之誤。必當日曾見朱注原本也。近時錢氏辛楣養新録特載此條。以辨明朱注本是公孫拔。最為詳析。毛氏曾未細考。而遽大聲譏人之錯乎。至附解謂相傳明代國學生私改之說。尤無據。

錢氏辛楣養新録云。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為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譌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明人修大全多襲用倪氏輯釋之文獨此條轉取流俗本以改倪氏可謂不學之甚也觀錢君說可知朱注本無誤矣

子西 集注子西楚公子申

毛氏曰子西鄭大夫公孫夏也此爲融所定者何晏妄謂楚公子申而朱注竟以爲實然錯矣春秋時人罕道楚事者論人不出齊晉鄭衛之邦荆楚曠隔不得進叙且楚子西不通

中國惟哀十四年見于傳曹載人何由知其人而與百餘年
前之管仲子產同年而語真夢話也乃引其讓國立昭沮用
孔子召白公致亂三事爲據則尤夢矣夫讓國畏強慮禍原
不足道若白公致亂則在孔子卒後乃以身後事預爲論定
夫子雖神聖亦豈能有此
公昌按子西或鄭或楚固未可知然以兩人行事較之則楚
子西爲優蓋遜國美德也立昭王大節也昭王復國政紀其
政國賴以安大功也若沮用孔子則晏嬰亦所不免而夫子
稱其善交若召白公則亦君子過于愛也至于亂作被殺則

變出不測如孔父嘉仇牧不以此貶賢故朱注舍馬而從何
且以彼哉爲外之之辭亦非深貶之也今毛氏詆其錯但其
所以立說者則不足据矣謂春秋論人罕有及楚者則子張
亦問令尹子文而葉公亦與孔子子路相晉接也謂不當以
子西與百餘年前之管仲子産同問夫子産沒于昭公之二
十年故夫子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則子産亦與夫子同
時何謂與子西相去百餘年乎謂立昭讓國畀強慮禍原不
足道豈公論乎又謂白公作亂在夫子卒後夫子豈得以身
後之事預爲論定然此乃朱注究者其事以論列其人凡疏

證之文如此類多矣原非以此為孔子語氣也毛氏反笑人之為夢話乎

子禽　集注子禽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

毛氏曰從來說書並無言及子禽是子貢弟子者或人之說不知所据前儒謂此係錯讀注疏所致康成注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盍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而子禽讀子貢不讀此錯之頗可怪者

大昌按鄭注云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毛氏以朱注或曰亢子貢弟子為無据係錯將鄭注以子貢弟

子四字屬上句讀所致稍其不解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今按朱注明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則固非不解也安得謂其錯讀乎先儒謂古籍日就淪亡在朱子嘗日所見者今未必皆有其云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此必有所本毛氏何其武斷乎若朱子果係錯讀鄭注所致則不必另云或曰矣

南容集注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毛氏曰向怪家語以南宮縚爲南容孔安國以容即南宮适史記索隱謂容即南宮敬叔疑各有錯而此則合衆錯以爲

錯者按檀弓家語皆以容爲南宫縚縚名而容字則敬容義合或是一人然當注南宫姓不當曰居南宫也若南宫适不知何人則弟子而已至於敬叔則孟僖子之子不得有與夫子展兄聯姻之事若謂僖子命二子學禮於夫子則實未嘗來學觀家語史記諸弟子姓名並無懿子與敬叔可知

大昌按諸書南宫縚與南宫敬叔向來有分自康成注檀弓於南宫敬叔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而于南宫縚亦云僖子之子仲孫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合爲一人由是司馬貞亦謂南容卽南宫敬叔論語邢疏並引鄭說故朱注亦沿

之今毛氏謂南容即南宮縚疑是一人南宮适又一人南宮敬叔又一人其實皆未確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本爲二人顔師古注南容即南宮縚也敬叔即南宮适也朱竹垞引明代夏宏基孔門弟子傳畧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諡敬叔者爲一人與師古注雖互異亦總爲二人也是朱子從鄭注邢疏合爲一人者錯也毛氏分爲三人者亦錯也

鞶陽襄等見後故事條

左丘明集注古之聞人也

毛氏曰諸書皆以左丘明卽魯太史卽作左傳國語者明與孔子同時自唐啖助趙匡陸德明輩妄謂論語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不必是作左傳者伊川遂謂爲古之聞人朱注則惑於程氏而錯也

大昌按孔安國云左丘明卽魯太史也而劉向劉歆杜預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若使作左傳者卽魯太史何以云丘明與孔子觀於魯史乎司馬遷亦云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左丘明因論輯以爲之傳故唐儒啖趙輩謂論語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不必是作左傳者近時朱竹垞以作左傳之丘明爲孔子弟子今玩

夫子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宛是竊比語氣則必其爲古昔之人而非其同時作左傳之爲弟子者也然則孔注左丘明魯太史者安知非在孔子百餘年前之太史乎豈非所謂古之聞人乎

子桑伯子 集注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戸

毛氏曰若是子桑戸則在論語無戸字在莊子無伯子何以知爲即此人今但據子桑二字則莊子尚有子桑雽將爭之矣

大昌按鄭注以此爲秦大夫公孫子桑既不可從惟家語記

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于牛馬故胡氏以爲疑即子桑戸亦以莊子所稱大都遊于方外之士也朱注所以引之亦疑而未定也今毛氏以爲論語無戸字在莊子無伯子字而議其錯則既拘矣又謂莊子尚有子桑雽而懼其爭則自來同姓名者甚多注書者將如之何

朱張集注不見經傳

毛氏曰論語考異謂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正義所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以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正謂此也考異係朱王應麟作

大昌按孔子聖集大成曾子謂皜皜乎不可尚宰我謂賢于堯舜子貢有若孟子皆謂生民未有且下文夫子明云我則異于是安得謂逸民朱張之行與孔子同也說本冊稽朱注故不用之適見毛氏之無識矣

費惠公 集注惠公費邑之君也

毛氏曰邑宰原可稱公然終是都邑之君何得曰小國之君何得曰非惟百乘之家爲然反于大夫有幾等也況費乃季氏所屬反駕孟獻子而上之錯矣按費本國名呂覽慎勢篇有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則惠公是國君非邑君也

大昌按毛氏以費惠公爲國君而以朱注費邑之君主季氏私邑者爲錯然顧氏日知錄云春秋時有兩費按其一見成十三年傳曰殄絕我費滑注云滑國都于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其一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若子思之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此費惠公疑卽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觀此則朱注謂費邑之君固不錯也毛氏謂以都邑之君反于百乘之家有進等而駕孟獻子之上爲疑則金氏仁山嘗言之矣曰費本魯季氏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自春秋以後

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觀此則知勢入戰國魯方伯里者五非復昔日之魯則其大夫亦非復昔日之大夫故子思之時去孟獻子遠矣豈猶得以昔日之形勢相較哉如孟嘗君據薛儼然與諸侯匹敵可証也王伯厚云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

慎子 集注慎子魯臣滑釐慎子名

毛氏曰慎滑釐卽禽滑釐墨子所云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以待楚寇是也又呂覽高誘注謂禽滑釐一氏斎是也舊儒謂慎子善兵法者是而正義謂卽慎到趙人齊稷下客則不然劉向定慎子四十二篇卽慎到不言善兵法

且諸書無言愼到師墨翟者。

大昌按正義以愼子為愼到。朱注固不引之。亦以其未確也。

孫疏本僞書。其錯甚多。毛氏此議孫疏之錯。于朱注何關。

宋牼　集注宋姓牼名　按莊子書有宋銒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毛氏曰宋牼卽宋銒。牼與銒字音相同。此不必疑者。

大昌按字音同而字形不同。故朱注謂疑卽此人者。愼之也。

此何用改錯。

申詳　集注子張之子

毛氏曰申詳子張子。見檀弓注。然以爲孫氏之子而改姓申

舊猶疑之況此是詳字不是祥字故趙注但稱賢者安得謂子張子也。

大昌按此本檀弓注未爲無据詳祥字雖不同然宋經宋鈃既以同音而可從則祥詳亦同音而字形且相近也若以顓孫氏之子而改姓申爲可疑則閻氏四書釋地亦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想閻氏亦以鄭注較爲可據耳

癰疽集注瘍醫也

毛氏曰瘍醫在天官職其所掌有頭創身瘍金傷跌折諸症並不專以癰疽爲名此二字非官名非人名乃謏文之顯然

者。考雍本是姓系文王子雍伯之後。孔子所主當是雍渠即史世家云靈公與南子同車雍渠參乘孔子為次乘以此人係靈公嬖倖與彌子等且與孔子因緣故彌子直邀其主乃劉向說苑作孔子主雍雎而趙岐注則并訛雎為疽于是七篇之本盡變之而為癰疽其後展輾遂訛為癰疽此不可不辨者。

大昌按毛氏以癰疽當為雍渠之訛徵論又須改字但毛氏以說苑作雍雎趙岐注作雍疽于是展輾遂訛作癰疽不知韓非子又作雍鉏而國策則明云衛靈公近癰疽注癰疽瘍醫也醫之

者幸此則與孟子七篇相合安得專據史記以為必是雍渠乎況毛氏云孔子所主當是雍渠以雍渠係靈公嬖倖且與孔子因緣故彌子直邀其主若是則孔子實主雍渠矣孟子曷以云好事者為之也且孔子既肯主雍渠何以又不肯主彌子之家乎

盜跖　跖集注無文

毛氏曰跖蹠是誰並不注明俗師講孟子輒以柳下惠之兄當之然此係莊生寓言夫以莊廿六年之柳下惠距定哀百有餘年之孔子相為問答乃是說夢而以溝天下人共入夢

中可乎。考古大盜皆名曰跖。與姣女之稱西施毛嬙並同。有跖又有蹻。賈誼謂跖蹻廉是也。總是足胝係人體最下之名。李奇漢書以跖為秦大盜。丁度集韻又謂跖是秦盜。蹻是楚盜。則此當注曰跖蹻秦楚間大盜通稱。乃俱置不問。一似含柳氏別無跖者。注書何為。

大昌按莊周以柳下惠孔子相為問答。固是寓言。然未可據此謂并無盜跖其人也。則安知跖果非柳下惠之兄乎。毛氏謂跖是通稱。是猶古善射者皆名曰羿。則安知其名非因柳下惠之兄而起乎。且毛氏旣謂跖是古大盜通稱。何復據李

奇丁度之說而謂當注曰跖蹠是秦楚大盜通稱而又限之以其地乎況朱子無注不過謂跖是一盜耳並未引莊子之說毛氏乃謂以溥天下人共入夢中一似舍柳氏別無跖者注書何爲是誚俗師共于朱子何涉　毛氏于朱注引子桑伯子申詳等則議其錯而于朱張盜跖不引舊說者又議其錯總是有意訾議耳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二

婺源戴大昌

天類

北辰集注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朱氏有云北辰是天之樞紐又云辰非星也極星亦微動辰不動。

毛氏曰北辰即爾雅北極謂之北辰但此辰是星不是虛位。古尚書說北辰爲星宗其星在紫微宮中即北極五星之一。別名樞星晉志曰北極五星其紐一星天之樞也此是確訓從未有以天之無星處立一門樞曰天之樞如朱氏所云也。乃朱氏又造一小星名爲樞星在天樞之旁可作記認自來諸書俱無此說殆是誤據沈括之言盡五百餘年之人而不

知其錯眞可歎也。

大昌按北極名北辰爲天之極與所云北極星第五名紐星亦曰樞星者自屬爲二其所謂北極五星者第一星主太子二星謂太乙主帝三星主庶子四星主后惟第五曰紐星爲天樞則主帝都。載漢志 若所謂北極爲北辰者蓋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北極則與南極同爲天之極紐天左旋不息所以兩極亦嘗旋轉不息其云不動者非不運動乃不移動故曰居其所也蓋此北極與紐星相近而固非即指紐星也按明世子載堉博通歷法其議北極云自漢至齊梁皆謂紐星

即當不動處惟祖暅之所測知紐星去極一度有餘自唐至宋又去極三度有餘元志從三度又明徐光啟深明西法亦云古時北極星（即紐星）正當不動之處今時久漸移已去不動處三度有奇故仰測近極二星（皆見明史曆議）又國朝江氏愼修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北極五星其第五者曰紐爲天之樞此星非正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人測之謂紐星離極三度也又惠半農禮說有云極者天心也心不可見故名爲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戴氏東原亦云論語之

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此爲左旋之樞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觀此諸說則知稱北辰不動者非星也朱子謂指其旁一星作記認者即謂紐星也毛氏乃謂北辰是星名不是虛位因即以北極五星之紐星爲北辰反以朱子之說斅其蠱惑五百餘年之人而不知其錯噫其殆夢夢耶

千歲之日至集注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

毛氏曰日至有兩至不止冬至即冬至亦不在朔日至是中氣無在朔者凡朔日遇至則必前是閏月而後移中氣在朔然未聞造歷先置閏者蓋此日至二字如云日短至日長至

耳。凡造歷必先定兩至。而後二分四時。以次徐定。傳所云履端于始者。謂求之日月五星運會之始也。舉正于中者。謂正中氣定日至也。而後以餘分置閏。歸餘于終焉。是求故始事致至中事。而乃以置閏之終認作求故之始。錯矣。又坐致者謂推將來也

大昌按千歲之日至。吾鄉江氏愼修之解。亦不主歷元說。謂但以歲實之平定者。累加之而知千歲之前其年冬至在十一月某日某時。又以恒星歲差推之。而知其年冬至日躔某宿某度。如堯時冬至昬昴中。因知日躔在虛。殷時則在女。周

初在牽牛。自春秋迄唐宋。皆在斗。宋末迄于今。皆在箕。約六十八年而差一度。如千歲則差十四度有奇。此皆由今日可逆推而知。故雖天之高。星辰之遠。不難坐而致也。若今朱注主歷元說者。則據前漢志。謂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計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又東漢志謂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也。則皆所謂年月日時。並會于甲子。指冬至而言者。此朱子所本也。西漢志多五十七年者包災歲言之也凡陽九陽七陽五陽三及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毛氏謂冬至爲中氣。若冬至在朔。則必前有

閏月從無造歷先置閏者不知據漢志所說每一元則其時無大餘無小餘自然其年十一月朔旦爲甲子也如史載漢武帝元封七年史官奏言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至今元封七年仲冬甲子朔旦冬至復得泰初本星度因造太初歷卽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是也又孫疏亦釋日至爲推千歲之後而朱注指前爲說者葢因孟子言苟求其故所以主往古歷元說而毛氏謂其以推閏之終認爲求故亦誤矣毛氏偏主日月五星左旋之說則于天文固懵然矣何用言此

地理類

九河集注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

毛氏曰爾雅九河七曰絜結也金非潔字且大河本身亦在此九名中大河即徒駭也今乃錯絜作潔似簡與絜本一水而錯分故大河與徒駭本兩水而錯併也者由是其徒駭沈注禹貢翻別出大河而合簡絜爲一河河名亂矣

大昌按毛氏以爾雅大河本身即在此九名中大河即徒駭也朱注似以簡與潔爲一水以大河與徒駭爲兩水也者致蔡傳遂承其誤今按爾雅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朱注則全與爾雅文相同并各河

名復皆加一曰字圭爲朋確金未合簡絜爲一水而分大河與徒駭爲兩水也毛氏其大婁耶至朱注絜作潔此如亨孰二字後人皆加四點以古字從省耳抑或別有所本或傳寫之誤亦何足議按曾彥和有云九河其一不名者乃河之經流也先儒分簡絜爲二求非也蔡傳正用曾氏說而與朱子歧異毛氏反謂蔡傳承朱注之錯貫又非據乎

晝 集注或曰晝當作畫

毛氏曰或人所云少見多怪疑晝不類邑名耳實則齊有晝夜邑國策齊襄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一晝一夜不錯也且晝

邑在齊西南正孟子去齊適鄒之路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戰里城燕將破齊將以其地封王蠋者以燕在齊西北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晝

大昌按毛氏以晝邑卽戰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此本之括地志戰里城爲春秋時林邑　不知括地志又云澅邑蠋所居卽此邑因澅水爲名也俱見史記田單傳正義　則括地志亦以此爲王蠋之澅邑史記載樂毅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三十里無入其田單傳晝邑注則明載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是晝本在齊西南而括地志云西北者或傳寫之誤耳

按晝邑因水得名水經注云臨淄惟澅水西北入泲又云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呼澅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晝據此推之則澅水離齊纔十八里其末流或由西北入泲而晝邑則在齊之西南三十里無疑矣

東夷之人也 集注在東方夷服之地

毛氏曰夷裔也邊也東夷謂東一邊也戰國分東西以關爲界凡關以東皆謂之東一邊若朱注曰夷服則所稱要服二百里夷者在甸侯綏一千五百里之外矣

大昌按朱注東方夷服亦似覺太遠然毛氏謂戰國分東西以關爲界想是謂函谷關而謂凡關以東一邊者卽稱東夷豈不更可笑

駢邑三百 集注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

毛氏曰駢邑三百不是書社三百蓋書社謂書其里社之戶籍如楚欲以書社七百封孔子也此邑字卽周官四井爲邑之邑三百邑實一千二百井九千六百家耳邑有千室之邑則合三十邑纔敵一邑有十室之邑則一邑又應分作三邑惟此邑以周制校則如此 國語三十家爲一邑

大昌按毛氏以駢邑三百之邑即周官四井爲邑之邑實一千二百井爲九千六百家葢以八家同一井四井爲邑共得三十二家計算故三百邑爲九千六百家又謂千室之邑者則合三十邑纔彀一邑葢亦以每邑三十二家則三十邑爲九百六十家祇少四十家不滿千室故謂合三十邑纔彀一邑也抑知夫子許冉求爲宰之才豈其邑不過九百六十家而駢邑反爲九千六百家則加十倍耶是必不然矣葢駢邑三百本爲書社三百每二十五家爲里里有社三百社則七千五百家先儒皆主此說況且有荀卿與之書社三百可証耶若使朱

注未引荀卿此語則毛氏必將引之以誚朱子之昧昧矣

十室之邑（余另有解見四書問答前編）千室之邑（另有解見續編）此兩邑字亦非四井為邑之邑

轉附朝舞（集注二山名）

毛氏曰齊無此二山故孫疏謂惟顧野王玉篇有潕水出南陽在齊地而無山可考是必有誤嘗讀管子戒篇知此是齊桓管仲問答之辭自始至末其文並同與此各出據其文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然則轉附朝舞與猶軸轉斛字形謬誤而欲核其何山何水得乎凡注經必

當有闕疑未詳者祖龍按後凡書之不容強解類如此

大昌按轉附朝舞皆山名此本自趙注而朱子固亦未核其爲何山何水也至此事與管子戒篇所載相同凡古書事同人異者亦間有之祗得兩存其說若謂轉附朝舞係與猶軸轉斛字形謬誤則豈齊桓齊景管仲晏子亦字形謬誤而然乎毛氏謂經有當注未詳必不容强解者類如此余見朱注每云闕疑未詳者毛氏必強爲之解矣

物類

苗而不秀 集注穀之始生曰苗

毛氏曰苗不止穀凡草之少長者皆曰苗說文所云草生于田是也況此苗并不指草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曰早夭者如揚子雲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此確不可易

大昌按以苗為穀並非異訓如詩曰彼稷之苗又曰厭厭其苗書曰若苗之有莠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又曰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見于他書多矣此節朱注釋苗為穀方與下秀實二字有關會毛氏乃謂凡草之少長皆曰苗又謂此苗字并不指草以苗為早夭之解而引揚子

育而不苗以爲誑是也更以苗秀實卽指人說矣然此章孔
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本作譬喻卽楊子言
育而不苗正用此意何得以苗屬草又謂并不指草乎蓋一
字原有數義而義各有當如春蒐夏苗詩曰之子于苗豈可
亦釋此節苗字爲田獵乎

至于犬馬集注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

毛氏曰此則大關名教不止于錯蓋包注原云犬能守禦馬
能服乘皆養人者是以犬馬指人子言卽何晏異說亦云人
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禰人自養妻孥以至犬

馬猶必有差等亦未嘗以犬馬擬親不意數千年共遵之包注而一人忽起而更變之豈足以垂教與

大昌按何晏載包注曰犬以守禦馬以服乘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云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據此則前說是以犬馬比人子也後說所引孟子之言是以養親不敬譬之于養犬馬也故邢疏云人養犬馬而不敬犬馬若養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于犬馬乎毛氏若議朱子當用前說不當用其後說則可乃謂數千年共遵之包注而朱子一人忽起而更變之則豈不知此

解固非起自朱子乎且牧何晏後說則亦未知其爲自已之言抑仍包咸之言乎況何晏明云不敬則無以別而毛氏改曰則無次別以次字解作人自養妻孥以至犬馬猶必有差等遷就其意強作辨說毛氏一生註書坐此多矣

兩馬之力　集注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毛氏曰古車皆四馬以兩服兩驂爲度若士則一車兩馬今儼然城門豈有天子六馬諸侯卿大夫四馬大夫三馬皆不行而獨士行者又且田車役車無算既言馬力反不取多馬而取減馬錯之錯矣趙注兩馬謂國馬公馬然則兩馬者兩

等馬耳

大昌按士一車兩馬若初試爲大夫則得用四馬故曰畜馬乘乘者四也毛氏旣言諸侯卿大夫四馬則知下此不得用四馬安得謂古皆四馬乎蓋諸侯大夫之人少而國中士庶之人多孟子不舉其少而舉其多者故不言四馬而第言兩馬亚見車多而轍跡深也且朱注本言此節文義難曉而豐氏說差明白故存之以豐氏說較勝趙注也毛氏必仍主趙注所引春秋外傳國馬公馬之解按國語楚鬥且曰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

戎馬也賦謂兵賦

然則儼然城門豈有自天子諸侯以及士庶商賈之車皆不行而獨此兩等戎馬之車行者

按閻氏四書釋地云陳氏禮書謂春秋傳衛良夫乘衷甸兩牡史記魯君以乘車兩馬與孔子蓋諸侯之大夫大車駕四小車駕二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分其說當矣然細按孟子語氣不必確指士之車蓋偶舉之其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居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蓋古人文字有宜虛會者此類是也又大全辨載一說曰兩卽指車非一二之兩蓋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此

言城門之軌豈車馬之力所使然歟。